

人民文学出版社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丛书

一寸土

〔苏〕格·巴克兰诺夫 著

一寸土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丛书

〔苏〕格·巴克兰诺夫 著
良少年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ГРИГОРИЙ БАКЛАНОВ
ПЯДЬ ЗЕМЛИ

据 Гос.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79 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寸土/(苏)巴克兰诺夫著;良少年译.-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2005.5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周年丛书)

ISBN 7-02-005146-4

I. 一… II. ①巴…②良… III. 长篇小说-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5446 号

责任编辑:张福生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王鸿宝 责任印制:李 博

一寸土

Yi Cun Tu

[苏]巴克兰诺夫 著

良少年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2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125 插页 2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02-005146-4

定价 15.00 元

出版说明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地编辑出版了这套“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丛书”。该丛书将中外作家混编,以中篇小说为主,兼及少量小长篇;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艺术地再现了六十余年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以及世界人民奋起抗击法西斯战争暴行的壮丽画面,同时也真实而形象地揭露了法西斯分子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凶残以及那场战争给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人类历史上这黑暗的一页已经翻过了六十年,当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主题时,我们仍然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为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不懈奋斗。这也是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初衷所在。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五年五月

今天终将成为过去,人们将谈论伟大的时代和那些创造了历史的无名英雄们。我希望大家知道,没有名字的英雄是没有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面貌、渴求和希望,他们当中最微不足道的人所受的痛苦并不少于那些名垂千古的伟人。希望所有这些人都能使你们感到像自己的熟人,像自己的亲人,像自己那样亲切。^①

——尤利乌斯·伏契克

^① 引自尤·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第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在据点里,生活要到了夜里才开始。夜里,我们从避弹壕和掩蔽部里爬出来,伸个懒腰,活动一下关节。我们挺直身子在地上走,就像人们在战争以前和战争以后走路一样。我们在地躺下,舒几口长气。露水已经降过,夜里的空气湿润地带有一股草的香味。大概,也只有在战争中,草才显得这么恬静。

我们头顶上是黝黑的天空和大颗的南方的星星。我在北方打过仗,那里的星星是蔚蓝色的,相当小。可是这里的星星都很明亮,似乎这儿离星星要近一些。风一刮,星星就眨眼睛,它那光亮也就闪动起来。也许,其中某一个星球上真的存在着生命吧。

月亮还没有出来。如今它很晚才从德国人的侧翼升起,它一出来,就把我们这边全给照亮了:带着露水的草地,德涅斯特河边的树林,在月光底下静静的,就像笼罩在烟雾中似的。可是,德国人所盘踞的那块高地的斜坡还得留在阴影里很久。月亮要到天亮之前才能照到它。

就在月亮升起以前的短暂时间内,侦察兵们每天夜里渡

过德涅斯特河给我们送吃食来。他们用坛子装了热腾腾的羊肉,水壶里盛了墨水一样黑的摩尔达维亚凉酒。面包多半是大麦做的,带一点青色,头一天总是非常可口,放到第二天就变得又干又硬了。不过,有时候是玉米做的,黄得像琥珀,硬得像砖头,这些面包就在战壕的胸墙上一直放下去了。所以,有人开玩笑说:

“德国人要是把咱们打跑了,他们准会说:俄国人日子过得挺不错嘛,瞧他们拿什么东西喂马!……”

我们吃着羊肉,大口喝那冰凉的酒,凉得牙齿都酸痛,起初气都透不过来,上腭、嗓子、舌头似乎都被火烧着一样。这是巴尔茨万尼亚给预备的。他总是热心地给大伙做饭,他的心确实是热烈的。如果吃的东西里不加胡椒,他那颗心就不承认它是食物。你想劝说他,那是没有用的。他只是睁着和善的、像希腊人那样油亮而乌黑的圆眼睛责备地望着你:“嗨,中尉同志,西红柿、嫩羊肉这些东西,不搁胡椒哪儿成啊?搁了胡椒,羊肉才有劲呐!”

我们吃着喝着,巴尔茨万尼亚照东方人的习惯盘起肥大的腿,坐在旁边地上。他推的是平顶,现在头发长了,竖在晒黑了滚圆的头上,像个刺猬,汗珠在那头发脚里闪闪发亮。他的身量不怎么高,可胖乎乎的逗人喜欢——在前线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即使在太平年月人们也认为:瘦子当兵会胖起来,胖人当兵却要变瘦。可是,巴尔茨万尼亚在前线也没有变瘦。战士们都管他叫“巴东诺巴尔茨万尼亚”,虽说很少有人知道“巴东诺”这个格鲁吉亚词翻译过来就是老爷的意思。

巴尔茨万尼亚战前在苏呼米、波季或者祖格迪迪某地一家百货商店当经理。现在，他是一名非常勤勉的通讯兵。每当敷设联络线，他一下子把三卷电线背在身上，压得直流汗，滚圆的眼睛睁得更大了。可是在值班的时候却常常打盹。他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接着打起呼噜，然后蓦地醒过来。他惊慌地用昏沉沉的眼光把四周望望，还没等其他通讯兵卷好一支烟，他又睡着了。

我们一边吃羊肉一边夸奖着。巴尔茨万尼亚快乐地忸怩起来，简直被我们夸奖得瘫软了。不夸奖不行，他会生气的。一谈起女人，他也是这样既高兴又忸怩。根据他所讲的那些微妙事情，你大体上可以听出来：在他们祖格迪迪，女人们都不承认他的妻子有独占他的权利。

今天不知为什么，巴尔茨万尼亚也好，侦察兵也好，都姗姗来迟。我们——萨延科、瓦辛和我，躺在地上，望着天上的星星。瓦辛的头发、眉毛、睫毛都给太阳晒得变了颜色，就像乡下小伙子的那种样子。萨延科管他叫“小子”，以保护人的姿态对待他。我的那些侦察兵就数他最懒。他的脸蛋圆圆的，嘴唇很厚，小腿肚子可粗了。

现在，他躺在我旁边的地上，牵动着整个巨大的身子在伸懒腰。我望着星星。有意思的是，战前，我是否懂得这么无忧无虑地躺着望天上的星星有多么愉快呢？

德国人开炮了。炮弹呼啸着在黑暗里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去，在河对岸爆炸。我们刚好是在炮位和河岸中间。如果在心里把这发迫击炮弹的弹道描出来，那么，我们所在的地方就

是它的最高点的底部。在战壕里蹲了整整一天,这样活动活动肢体,真是舒服极了。每一股筋肉都在美滋滋地哼着。

萨延科把一只手举到眼睛前,看看表。他的表很大,上面指针和数码发着绿色的光,所以我从旁边也能看出现在是什么时间。

“到现在还不来,见鬼。”他照例慢吞吞地说,“我真想吃点儿东西,饿得快呕吐了!”说着,向满是尘土的草地上吐了口唾沫。

月亮就要升起来了:德国人那边的山脊后已经明显地发亮了。迫击炮还在一个劲地打着,炮弹就掉在侦察兵和巴尔茨万尼亚到我们这里来所走的那条路上。我在想象中看到了那整条路。它从河边,也就是我们第一次从小艇登上这个据点的地方伸出来。而它的起点,也就是中尉格里瓦的安息之地。我还记得,他已经叫喊得声音都哑了,端着手提机枪,从斜坡往上冲,脚下的靴子不时陷在松散的泥沙里。到了顶上,一发迫击炮弹打来,把他撂倒在一棵松树底下,如今他的坟就在那儿。沙土路就打这里拐进树林,过了树林就是安全地带了。路上有很多弹坑,但这并不是瞄准射击的结果,德国人发炮是乱弹琴,他们是整个面积一起轰,即使在白天他们也看不见自己的炮弹在哪儿爆炸。

在一处地方,地上撂着我们的一发没有爆炸的“安德留沙”^① 炮弹,它足有一个成人的身量那么长,还有一个滚圆的

① 安德留沙是男人的名字安德列的爱称,可能是对一种大炮的亲昵的称呼,同“卡秋莎”一样。

大脑袋。当我们还在德涅斯特河那边时它就掉在这儿了，现在已经开始生锈，周围长起了野草，每次你从它旁边走过，心里都会觉得既不安又愉快。

再继续向前，把最后六百米开阔地带走完之前，他们通常都要在树林里歇下来抽口烟。大概，侦察兵们目前正坐在那儿抽烟，而巴尔茨万尼亚却在催他们。他担心，他特地用被子包着并且绑上绳子的坛子里的羊肉要全凉了。其实，他很可以不上我们这边来的，可是，他不信任那些侦察兵，所以每次都亲自把羊肉送来。何况，他还得看着我们是怎么吃羊肉的哩。

月亮已经从山脊背后露出了一点边缘。树林里现在出现了黑沉沉的树影和一条条朦胧的月光。露珠开始在月光里闪耀。林中的花儿发出湿润的香味，雾意甚浓，它很快就要从灌木林上升起来了。现在越过阴影和有月光的地带从树林走来，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萨延科支着胳膊肘微微抬起头来。有三个人在向我们这一边走来。也许就是侦察兵们吧？我们离他们大约有百来米远，可是，我们没有招呼他们，在据点上，夜里谁也不隔得老远就招呼别人。那三个人快走到拐弯的地方了，马上有一群红色的子弹低低地从他们头上飞过。我们在地上把这情景看得很清楚。

萨延科又躺下了。

“是步兵。”

前天，一个步兵司机驾着一辆吉普车想在白天越过这地

方。在炮火下面，他在拐角那儿急转弯，把上校从车里摔了出去。步兵们冲上去接应，德国人打起迫击炮，我们的炮兵营也回敬了，对轰持续了半个钟头，结果相当糟糕，德涅斯特河对岸还传开了消息说，德国人要进攻了。白天当然没法把吉普车拉走，德国人对它用机枪扫射，跟打靶似的，把一排又一排子弹打进去，直到它烧了起来为止。后来我们就猜想，这个受了惩罚的连里会不会有司机派来？

月亮继续升高，眼看就要离开山脊了，侦察兵们仍然没有来，真是莫名其妙。终于我的通讯员潘钦科来了。我老远就看到了，只见他一个人走着，手里拿着什么奇怪的东西。他渐渐走近，没精打采的，右手用绳子提着小半个坛子。

潘钦科闷闷不乐地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三个人坐在地下，也都不做声，心里却难受极了。我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眼睁睁地望着潘钦科，望着他手里的那块破陶片——坛子剩下的惟一东西。侦察兵们也不说话。

我们吃了整整一天的干粮，而且在明天夜里之前再也不会有东西给我们送来：这样我们一天一夜只能吃一顿饭。而明天整整一天又是射击，照在炮队镜上的刺眼的阳光，暑热，还有就是抽烟，在避弹壕里抽得头昏脑涨，而且还得用手把烟雾驱散，因为在据点上德国人见了烟就要打枪的。

“是哪个傻瓜的主意，把肉装在坛子里？”我问。

潘钦科以责备的眼光望了我一眼。

“巴尔茨万尼亚吩咐的，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他说，放在坛子里不容易凉，还叫用被子裹了……”

“他在哪里?”

“巴尔茨万尼亚牺牲了。”

潘钦科把一个圆形的大麦面包放在我们面前,从腰带上解下装着酒的水壶,自己离开大伙在一旁坐下,揪了根草放在嘴里嚼着。

我们是吃干粮过了一天,一喝酒,脑袋就有点儿晕。我们啃着面包,想着巴尔茨万尼亚。就在给我们送羊肉坛子的时候——为了不至于在路上凉了(那怎么行呢!),坛子还用被子裹了起来——他被打死了。平常,他就是坐这个地方,照东方人的习惯把肥大的腿盘起来;我们吃着,他则睁着那和善的、像希腊人一样油亮而乌黑的圆眼睛看着我们,不时用手把一路上流了不少汗的晒得黝黑的脸抹一下。他在等着我们的夸奖。

“你没受伤吧?”我问潘钦科。

他高兴地向我们挪近些。

“瞧这儿!”他让我们看他的裤子,口袋那儿被弹片打穿,为了使人信服,他还把指头从两个窟窿里穿过去。蓦地他又想起了什么,急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破布,里面包着一张干烟叶。“差点儿把这东西给忘了。”

我们把松脆的、没有分量的烟叶放在手掌上捻碎,尽力做到一点烟草也不撒掉。不料我看到手掌上有了血迹,上面还粘着些烟草末儿。这血是哪儿来的啊?我不过切了面包,并没受伤。面包的下面一层皮上也有血迹。大家都对它看着:这是巴尔茨万尼亚的血。

“你们在哪儿叫炮火打中的？”萨延科问道，烟草的烟随着说话从他嘴里冒出来：他抽起烟来一向都是大口大口的。

“在树林里，正好是躺着安德留沙炮弹的那地方。我们走到了这儿，炮弹就躺在那儿。”潘钦科在地上把当时的情形画了出来，“迫击炮弹就掉在这儿。巴尔茨万尼亚刚好从那边走过来。”

这就是我们怎么也测不出它的位置的那个迫击炮连了。

夜里我和瓦辛两人躺在一个避弹壕里。我打发萨延科跟潘钦科一起去了。我们必须把巴尔茨万尼亚的遗体搬到小船上，送到对岸去。

避弹壕很窄，但我们在下面、在坑底的两边刨掉一些土，就足够同时睡两个人。夜还是那么冷，不过两人挨在一起，即使只盖一件帆布雨衣也挺暖和，就是翻起身来使人为难。这一个翻身，另一个就得起来趴着。从两旁边再刨掉一些土是不行了，否则一颗炮弹就能把它给震塌。

德国人的重炮每隔一段时间就轰一阵，我们的炮队从德涅斯特河对岸经过我们的头上回敬他们。人在地下，不知怎的，总觉得爆炸离得很近。这就是所谓“存心捣乱”了，它整夜不停，一直要搞到早晨。有趣的是，战前人们患了失眠症，就抱怨说：“我一宿都没睡：我们家的地板下面老是有耗子在抓什么东西。”要是蟋蟀的话，那个罪受得就更大了。我们却是每天每夜里在大炮的轰击声中睡觉，要是突然安静了，我们反而会惊醒。

现在我躺着，心里却在想巴尔茨万尼亚，想那粘上了他的

血的面包。战争爆发之前,我上十年级,一天,学校里举行晚会,给我们免费分发小白面包夹香肠。那是新鲜的圆面包从上层的外皮斜着切开,塞进厚厚一段玫瑰色的上等香肠。我们排队领取的时候,校长得意地站在女服务员旁边:这是他出的主意。

我们把香肠吃了,那小面包就扔了:屋角里、垃圾箱边、楼梯底下,到处都是,现在回想起来,那简直是犯罪。

瓦辛睡着了,轻轻地打起了呼噜。我想抽烟,但是烟叶放在右边衣袋里,我们又是侧着右边身子睡。每当德国人的信号弹升起来的时候,我都看到瓦辛的长满了茸毛的脖子和睡得发红的小小的耳朵。奇怪,不知为什么,我对他怀着几乎是父亲那样的感情。

二

天气热极了。在太阳底下，一切都像蒙在雾里似的。灼热的空气在附近几个高地上空颤动，那儿空荡荡的，仿佛人都死绝了。那儿就是德国人的前沿。

步兵们夜里不睡觉，这时候在战壕里蜷缩着身子，把手笼在大衣袖子里睡得正香。每天夜里，他们都跟田鼠似的挖着交通壕，使战壕和堑壕连接起来，等到牢固的防御阵地建成了，他们又该扔下一切转移到新的地方去。这是肯定无疑的。

德国人也在睡觉。只有双方的观测兵在留心察看何处有动静。偶尔有机枪哒哒哒打一阵子，——对着太阳光，它那惨淡的闪光几乎是看不出来的，——然后又是一片寂静。爆炸的烟雾过了好久还在前沿阵地上炎热的空气里飘荡。

我们的后面，过了树林，就是整个儿沐浴在阳光里的德涅斯特河。现在要是能到河里去洗个澡该有多好呵。可是在战争中，待在水边的机会再多也是洗不成澡的——天黑以前，痛痛快快地喝口水还办不到哩。如今在德涅斯特河白色的沙滩上再也找不到光脚板的痕迹了。那儿只有靴子的印痕、开到水里去的车轮的印痕、炮弹炸成的弹坑。再往上一点，沿着河

岸,在葡萄已经熟了的园子中间有一些摩尔达维亚人的村子,白天在热烘烘的太阳地里可一个人也没有。暑热和寂静笼罩着这些村子。这一切都在我们的背后。

我从炮队镜里看着那些光秃秃的高地,天天这么看着,都要作呕了。唉,我们多么需要这些高地呵!要是我们把它们拿下了,这儿的生活马上就会变得不一样。

这时瓦辛在预备早饭。他用刀子打开了一罐焖猪肉,放在胸墙上,把刀口在裤子上擦了擦。我们用小勺子把焖肉抹在面包上,吃了起来。我们并不忙,前面有着整整一天哩,罐头却是最后一个了。我们又不喜欢把东西留起来慢慢吃。

附近有了说话声。我把炮队镜转过去。两个步兵肩上扛着步枪在野地里走着,边走边聊天。他们就这么自由自在地边走边说,仿佛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德国兵,没有战争。显然,这是德涅斯特河对岸不久前才入伍的新兵。这些哥儿们都有一个惊人特点:一有炮弹从旁边飞过,但根本没有什么危险,他们拔腿就跑,躲起来,躺到地上以为死神要来啦!可是在谁也不敢伸出脑袋的地方,他们却又把身子挺得笔直。有一回,我看见一个兵,刚到前线来的,由于愚蠢才变得大胆,竟然到我们后面的布雷区去摘野菊花。那种地方,一个打过仗、有了经验的头脑清醒的步兵是不会去的,这一位可好,他根本不管,抬脚就走,竟然一个地雷也没有在他的脚下爆炸。他离布雷区的边缘只有两公尺,人们对他叫喊起来。他一明白自己到了什么地方,就浑身瘫软了。只好把他从那里拉出来。

“这些傻瓜,教训还没受够!”瓦辛生气地说。

我们两人都把东西放下不吃,注视着这两个步兵。有人从自己的战壕里向他们喊了一声。他们索性在开阔地带,在那一片暑热中站住了,东张西望,不明白声音从哪儿来。德国人不知怎的,也没有开枪。我们离他们大约有三十来公尺;再走几步,他们两人在晨光中的颇长影子的头部就要落到我们的胸墙跟前。始终没有闹清楚是谁喊的,他们又走了。

“喂,老兄,快跑啊!”瓦辛憋不住了,向他们嚷道。

他们又站住了。两个人的脑袋顺着喊声转到我们这一面。他们改变方向,现在是向着我们走来了。瓦辛也把头探了出去。

“快跑,你他妈的!……”

我刚刚抓住他的皮带拽了一下,只听见“轰”的一声响了起来!土从上面往我们身上撒。我们眯起眼睛,坐在战壕里。爆炸!缩起身子!又是一次爆炸!烟从我们头上飘过去。似乎还活着!……起初一忽儿,我们连气也喘不过来,只是互相看着,像孩子似的笑着:还活着哪!

“太混了!”我说。

瓦辛掏出一块齙齙的手绢把脸擦了擦:手绢上全是土。他看看我的膝盖,神情显得有些害怕。又看看我的靴子,看看地上,把那个打翻了的焖猪肉罐头捡起来。那里面的东西全跟沙子搅和了。我的一个膝盖上有一团白色的油脂在慢慢化掉,一小块肉沿着满是尘土的靴筒往下滑,留下了一条油迹。这东西我们是多么珍惜……准备慢慢地省着吃呢……

“这些人活该被打死!”瓦辛恶狠狠地把罐头甩在一边,